

新年的阳光

周家海

新年的阳光
轻轻地照在大地上
河流泛滥着金光
山川欣喜若狂
新年的阳光
静静地照在我身上
温暖了我翘望的眸子
亮堂了我等待已久的心房
新年的阳光
悄悄地轻抚着田野
给碧绿的蔬菜、麦苗
和深埋在土壤里的种子
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力量
新年的阳光
有时优雅地在云端漫步
有时慵懒地趴在秃枝上睡觉
它背负着太阳的嘱托
承载着大地寄予的厚望
正在努力绽放着绚烂的光芒
并且，同时在把——
迎春的歌谣
轻唱……

烘笼暖冬

海涛

早年间，在我们江南，烘笼是冬季极为受宠的取暖用具，几乎家家都有几个。据说，用烘笼取暖，其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。但年少的我没想到去考究它悠久的历史，只看重它实实在在的功绩：既可用取暖，也可用以取乐。

我曾亲眼目睹过父亲编制烘笼的情景：他把一个汤碗大小的泥瓦钵夹在两腿间，一把柔软如面的竹篾条簇拥着泥瓦钵。父亲十指如鱼，灵动地游走在篾条间。泥瓦钵渐渐被竹篾包裹起来，如着了新装的孩子，端庄了不少。再在圆柱形身子的上方安一条拱桥状的把手，烘笼就编制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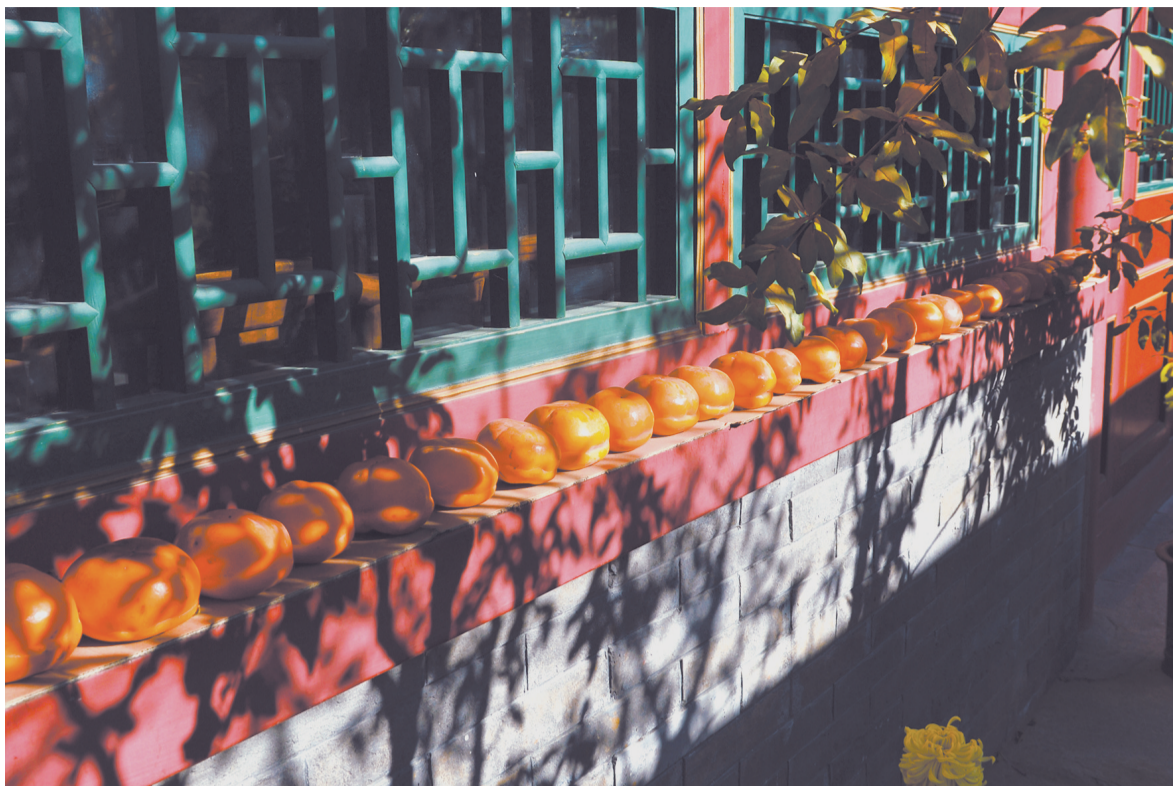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立冬后，天气渐冷。一听到我们喊冷，母亲就把烘笼找出来。每天早饭煮熟后，母亲将灶里的炭火夹进烘笼里，我们的手脚就一整天都有福了：上课时把烘笼放在地上，再把两个脚板放在烘笼上，立即就有一股暖流涌向全身；课间，人人怀抱烘笼，双手罩住笼口，哪怕嘴上呵气成雾，也不再冷得抖抖索索；寒风呼啸的夜里，把烘笼往被窝里一放，温暖就会把你带进美好的梦乡。

但是，对乡下孩子来说，烘笼的取乐功效几乎超过取暖。在那些物质极度贫乏的年月里，孩子们的乐趣大多聚集在吃的方面。于是，“烘笼烧烤”便应运而生，烤得最多的是薯条。那时，我们乡间有一句俚语：“人生两大宝，灰炭当棉袄，红薯吃到老。”制作薯条并不复杂，把整个的红薯煮熟后切成条儿，放在阳光下晒干或者置于灶上烤干就成了。烤薯条时，将烘笼里上层的暖灰拨开一点儿，放一两根薯条进去，不一会儿红薯的香气就弥漫开来。再过一会儿，烘笼里会传来一阵细微的炸裂声，此时薯条就烤好了。用两个指头掂起一根放在嘴里，嚼起来既脆又香，感觉爽极了！

除烤薯条外，我们还烤过黄豆和玉米。黄豆不仅好吃，烤起来也方便，把豆子一粒两粒地分批次放进烘笼里，待到听见轻微的“劈啪”声，豆子渐次裂开后，就可以出笼进嘴了。烤黄豆的那个香、那个脆，绝对不是如今超市里的各种名牌豆们可比的。那年月，黄豆是稀罕之物，在没有黄豆可烤又厌倦了薯条时，我们就烤玉米吃。一个玉米棒子，够几个小屁孩烤上大半天。爆裂的玉米花弹跳出来的暖灰，常弄得我们满脸灰，不时还有灰尘飞溅进眼里，叫人难受半天。但难受归难受，其中的乐趣自不待言。一个烘笼在手，便能感觉到从身体到心灵的温暖。

匆匆数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透过岁月的烟尘，不再年少的我，还能看到这样一个温馨的场景——阳光下或者霏霏细雨中，乡间的某个墙角落，一群乡下人手持烘笼或坐或立，或闲聊或打牌。旁边还有一群孩子围在一起，专心致志地盯着自己的烘笼，手忙脚乱地沉醉于“烘笼烧烤”中……

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乡村冬景图啊！



柿柿如意

图/团子

吊起的年味

张春波

过年了，我在超市、菜市场跑了一大圈，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。回到家，早已累得筋疲力尽，便躺在沙发上休息片刻。仰望着客厅的水晶吊灯，我看得出神，渐渐地那一串串的水晶珠变成了一根根长短不一的铁制挂钩，挂钩上有大大小小的竹篮，竹篮里有各式各样的年货……

儿时，家中堂屋的房梁下有几个铁制挂钩，平时闲置着，只有到了春节前的十来天才派得上用场，起储存和保管年货的作用。腊月，正值农闲，操办年货便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。那年月，由于物资短缺，所谓年货，就是为年夜饭准备的一些食物。那装在篮子里，悬空而吊的年货究竟都是些什么好吃的呢？这可是个秘密，家里的大人们是想在除夕夜给我们一个惊喜，可望眼欲穿的孩子们基本上还是心知肚明：这个大吊篮里装的是鱼香肉丸，是那天清晨父亲和母亲在厨房忙活到天亮才做出来的，香气把我的美梦都打醒了；那包了一层油纸，但缝隙中仍可见到一丝金黄的东西，肯定是炸好的酥肉；还有那大大小小的纸盒，竟然被父亲捆扎成一串给悬空挂起，于是一串谜也就悬在了心中。

年货为何悬空而挂？和蔼的爷爷总是笑哈哈地说：“防小老鼠啊！”纠缠在爷爷的身边，我们不满地嘟起了嘴：“爷爷，您什么意思嘛？”其实，那个年代许多乡村的房梁上都有这样的挂钩，把年货悬空高挂，一是防真老鼠，二是防我们

这些馋嘴的小“老鼠”！生活清贫时，才感觉到盼年的那份渴望，因为爷爷老是说：好东西要留到年夜饭上吃！于是，我们只好数着日子过，眼巴巴地望着那些诱人的年货在空中迎风晃荡，撩拨得直咽口水，可除夕夜总还是迟迟不到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大年三十。父亲站上高凳，取下些悬空的年货，准备做除夕大餐。待祭拜完祖先，放完鞭炮，浓郁的葱香、肉香、鱼香开始在屋中弥漫，小孩期盼已久的年夜饭终于端上了桌：糕点甜品，红烧肉丸，杂烩酥肉，粉蒸肉，糖醋大鲤鱼……而冷盘中的糕点，就是从那一串纸盒中取出来的绿豆糕、萨其马、酥心糖、年糕等。一大家人围坐在圆桌边，热乎乎地吃着喝着。父亲和母亲虽然累得腰酸背痛，但脸上却绽放着笑容，还不停给我们碗中夹菜。看着我们“风卷残云”般的吃相，爷爷乐开了花：“嗨，今天不用洗碗了！你们都把它舔得干干净净了。”年夜饭很香很香，桌上摆放着的已不仅仅是丰盛的饭菜，而是一桌的喜悦，一桌的亲情。

正月，或款待朋友，或拜年亲戚，或串门邻居，悬空的年货被一个个取下，直到有一天挂钩上空空如也，那么年这时也就过得差不多了。于是，我们又开始期盼再有年货悬空的日子。

在清苦、贫淡的岁月，年货悬空，吊起的是一个心中充满“盼”字的年味。

品茶守岁

廖华玲

品茶守岁，辞旧迎新。窗外是绽放的烟花，屋内是弥漫的茶香，任思绪飘飞在每个动情的瞬间，让记忆掠过沉淀的往事，心底的亲情如潮水涌起……那情，那景，祥和安康，充满温馨。

记得儿时，除夕吃过年夜饭后，一家人围炉而坐，辞岁守岁。土制的火炉上贴有“春”和“福”字，喜气洋洋。守岁时我们都要说几句吉祥话，如“吃红枣，年年好”“吃年夜饭，年年赚”等。母亲变戏法似地从挂在屋梁处的竹篮里取出一袋茉莉花茶，给我们每个人冲泡一杯清醇的佳茗。看着聚散的茶烟，嫩绿的茶汤，我很纳闷，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把这么稀罕的年货弄到手的。我们品着茶，嗑着瓜子，吃着糖果，谈着自己新学期的计划。说笑间，茶水快见底了，母亲赶紧提壶续水，茶叶又舒展身体，鲜活得如枝头再生。

看到我们有些坚持不住，打起了瞌睡，母亲便让父亲讲故事给我们提神。父亲端起一杯盖碗茶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故事就随着那一缕茶香飘出……对这些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故事，我们依然是常听常新。这时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开始

密集起来，父亲便给我们发压岁钱，催促着我们去燃放鞭炮，迎接农历新年的钟声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儿时和父母守岁的情景一直在记忆里萦绕，连同那缕缕茶香，温暖了我们清苦而纯真的童年。

年年岁岁，我们回家过年，总要带几盒特级的茉莉花茶，和父母一起品茶守岁。去年的除夕夜，春节联欢晚会还没有看到一半，父亲就闭上眼睛打起了盹，母亲给孙辈们发完压岁钱后也是哈欠不断。看到疲倦的父母，我们劝他们回房间休息，不要再坚持守岁了。母亲站起身，伸了伸腰，笑哈哈地说：“没事，喝口花茶，洗个冷水脸，我们就清醒了。”忽然间，发觉父亲母亲的身体不再如以前健朗，鬓角已有丝丝白发，额头也有几道深深的皱纹。在不知不觉中，父亲母亲老了，而我们这些儿女，却在他们的操劳中成家立业。

品着花茶，看着日渐衰老的父母，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，很心疼他们。我知道，岁月的脚步谁也无法挽留。如今，我最大的祈盼就是在每年的除夕之夜，父亲母亲都能够与我们一起分享那清新的茶香，一年又一年……